

瑪拉沁夫◎著

念春

文壇千里馬慷慨創奇文
驚牧同欣賞山河麗彩雲

瑪拉沁夫同志年壯多才勤於創作
驗生活深入驚牧趣的致敬

一九六三年四月 若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想念青春/玛拉沁夫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5063 - 6246 - 7

I. ①想… II. ①玛…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80234 号

想念青春

作 者: 玛拉沁夫

责任编辑: 罗静文

装帧设计: 尹敦哲

版式设计: 任凌云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90 千

印 张: 26.75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246 - 7

定 价: 3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1930年8月8日出生。

1952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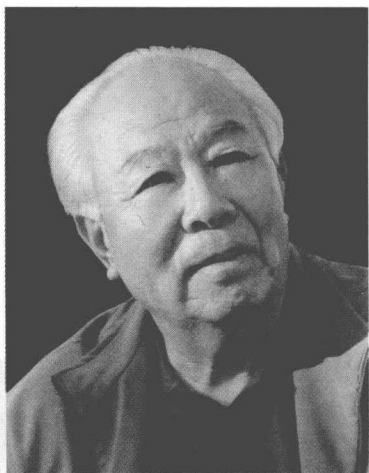
家丁玲。

生活，后任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副

治区文化局副局长



玛拉沁夫风姿
雕塑：任哲



我是在风雪草原上长大的
我的经历决定了我的个性
我觉得在雷鸣暴雨中游大海
是一个难得的际遇、难忘的经历
我要好好品尝这番情趣 ……

目 录

第一辑

想念青春 2

中国作家“梦之队” 20

那一片娇绿的春草 31

在那一片沃土上

——为《人民文学》创刊三十五周年而作 39

巨匠与我们

——缅怀茅公 45

“没有春天，咱们会去创造!”

——忆老舍 50

展翅金鹰关不住

——忆邓拓 58

牧民中的诗人，诗人中的牧民

——忆纳·赛音朝克图 65

奔马绝尘

——怀念瘦石 70

辉煌的寂寞 75

哲理的探索 78

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81

为鄂尔多斯蒙古语写作的作家们壮行 84

第二辑

飞往非洲

——非洲之旅之一 90

缝纫鸟

——非洲之旅之二 98

旅行家树

——非洲之旅之三 103

“你好!”

——非洲之旅之四 105

相思豆

——非洲之旅之五 112

非洲鼓的怀念 119

骷髅，我的朋友

——墨西哥拾趣之一 123

音乐，喜怒哀乐的载体

——墨西哥拾趣之二 127

雕像，魔幻之作

——墨西哥拾趣之三 129

依然十里杏花红

——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后记 257

重庆，请接受我们更大的期待 262

新春寄语 264

爱与眷恋之火

——为《鹿鸣》百期而作 266

我在谦恭地等候 269

火光与灯火 271

生命与乐章 275

铸造精彩 277

虎坊艺谭 283

第四辑

旅伴

——“鄂伦春人之歌”之一 300

篝火旁的野餐

——“鄂伦春人之歌”之二 308

捕鹿的故事

——“鄂伦春人之歌”之三 316

在一个飘舞雪花的冬夜

——“鄂伦春人之歌”之四 323

大青山颂歌 328

日出 333

白云鄂博，富丽的宝山 339

向每一天挑战！ 345

体坛往事 350

冰场边的沉思 354

一个响亮的名字 357

最鲜艳的花朵

——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 369

敖包文化·一个古老而崭新的命题 387

玛拉沁夫的散文世界——代跋 张燕玲 392

第一輯

想念青春

每个作家走上文学道路的历程，都是不尽相同的。我呢，开头只是为了学文化，学汉文，才读文学作品。读得多了，便喜爱了文学，进而，在读他人作品时，常常联想起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和感受，萌发出创作的欲望，欲望又变为实践，写来写去，就走上了文学道路。

我生于原属内蒙古卓索图盟吐默特旗，现为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一个边远贫穷的山村。我小学没毕业，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就上了中学。那是一所蒙古中学，用蒙语授课，不学汉文，读了三年中学之后参加革命时，连自己的履历都不会用汉文填写。

参军不久，我跟随一位名叫乌兰的蒙古族女司令，在热辽前线活动。这位女司令，在内蒙古东部和热辽地区，是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她的正式职务是内蒙骑兵第十一支队政委。但当地老乡弄不明白政委是干什么的，认为最大的官或

也常常打不到点儿上。不久我们开赴前线，为了及时反映战地生活，团里成立了创作通讯组，我跟随一位文化比我高，年纪比我大的女同志搞战地采访，写些通讯报道什么的。干这份工作，我很高兴，一来在采访中可以接触各种人物，二来通过写报道提高自己的汉文水平。那时我才十六岁，日后的事情想得很少，更没想到这就是我后来成为作家的起步点。

我们这一代青年是早熟型的。我有幸参加了我们党领导的我国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前后的激烈阶级斗争和东北——内蒙古地区解放战争的全过程。那些不平凡的战斗生活经历，使我们心中燃烧着一团火，在我们心海中涌动着强烈的创作欲望，仿佛只要我们坐下来一提笔，就会写出点名堂来。其实事情绝非这么简单。1946年秋后，我们行军千里撤退到内蒙敖汉旗沙漠中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进行休整，闲暇中我提起笔来打算写点什么，然而这时我才感觉到如要搞创作，我还缺少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文化。在这里所说的文化，既不是广义上的也不是狭义上的文化概念，而是约定俗成层面上的那个文化，即：文字。许多汉字，我都不会读，不会写，更不会用它作表述。目前首先要过好文化关。以蒙语为母语的人，很难体察汉语、汉文是多么深涩与神奥。比如：在我们蒙古文中任何一个单独的字（字母），在与其他字联结或拼合之前，完全不包含任何语义。汉字却不同，一个单独的字，不但有固定的语义，而且还具有可变的多义性。不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真正把汉文学到家，熟练地变着法儿发挥其多义性的特长与潜能，把文章写得活灵活现、出神入化、精微深通、光芒四射，那

可就实在太难了。然而，你若用汉文写作，就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这还用说吗？由于历史原因，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我不是用母语而是通过汉文进行接触并接受其影响的，我从开始就用汉文写作。在这种背景下，学习与提高汉语、汉文水平和学习与提高文学创作技能，在我身上得到了统一。从那时起，我整整用了五年时间（1946—1950），在工作之余，集中全部精力，利用一切时间去读书、读书、读书，就像是疯了，走火入魔了。当时我是个十几岁的愣头小伙子，身体壮得像头小牛犊，浑身是劲儿，废寝忘食，从不感到困倦。我的正式职务是内蒙古文工团创作组组员，也叫创作员。领导上考虑到创作人员的工作特点，没有叫我们住集体宿舍，这就使我有了彻夜不眠地读书条件。每天在天亮后、吹起床号前，我只要打一会盹儿就行了，一天都不困。在战争年代，在我们那个小地方，没有图书馆，没有藏书室，只能靠自己到处去找书，找到什么就看什么，一无选择性，二无规律性，三无系统性，饥不择食，根本不考虑这本书或那本书是谁写的、写的什么、写得怎么样。书，读得很杂，读了很多可读可不读甚至不该读的书，浪费了很多宝贵时间和与时间同样宝贵的灯油。但话又说回来，所谓书读得杂，也可以说是书读得面比较广。对一个文学创作学徒来说，这不一定是坏事。广泛地涉猎各国各民族各个时代各种风格流派、思想倾向、艺术兴味的作家们的作品，倒是可以使我们从学习创作之初，就有比较宽阔的艺术视野，对文学的理解也比较深一些。在那五年多时间里，我读了许多古今中外作家的作品。在阅读过程中，我的文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竟然悄悄地写了一些

只供自己阅读的作品，小说、散文、诗歌什么都有。为完成团里的工作任务，还写了六部剧本（其中两部与人合作），居然有两部剧本还在团里排练、演出了。这给我带来了些许欢悦与快慰。

1951年，我参加工作队，到科尔沁草原做群众工作，那里是我读中学的地方，比较熟悉，它美丽、富饶、辽阔，任谁到了那里都会不由得产生一种写诗的冲动。我们到那里不久，草原上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情：一位叫塔姆的休年假的牧民妇女，发现一个逃狱的罪犯之后，有智有勇地与之周旋与搏斗，最终捉拿了罪犯。整个草原上掀起了向女英雄塔姆学习的运动，我们工作队也积极参加向群众宣传塔姆的英雄事迹的活动。这时有些报刊配合对塔姆的报道，约我写一些介绍女英雄塔姆日常生活的短文，我答应了下来，在我进一步了解塔姆这个人物时，改变了主意，我想以塔姆的英雄事迹为生活素材创作一篇小说。经过一段准备，在当年秋季，我一气呵成地写出了一篇四万二千字的小说。自我感觉很好。我把它读给工作队员们听，也读给老乡们听，他们都说写得不错，同时也提出一些具体意见。我正在准备进一步修改这篇小说的时候，偶然读了一部外国小说，作者谈他的创作经过时说，原来写得比较长，书中的情节发展的时间跨度为三年，后来他把时间跨度压缩成一年，在修改中又压缩为一个月，最后定稿时终于把整部作品的情节时间跨度压缩到了一个星期。这位作家这段话，对我极有启发。我这部小说的情节时间跨度是四天四夜，如果压缩一下，字数可以减少，篇幅可以缩短，枝蔓可以剪掉，在艺术上会更加简洁、

精炼。人家能把三年的事压缩成一周时间，我为什么不能把四天四夜的事，压缩成一天一夜或更短一些呢？我开始重新安排情节、组织结构。原稿放在案头，说“重写”，实难做到，提起笔来写不下去，就又将原稿拿过来翻阅，结果哪一段也舍不得删改，写了好几天仍然在原稿的框架内打转，没有新的突破和进展。那是在十月下旬的一个雪夜，融融炉火闪着忽明忽暗的光，我呆望着炉火，心烦意乱，甚至对自己能不能重写那篇小说都有些怀疑了。年少气盛，我一气之下，把四万多字的原稿一下投进炉火之中。与我同住一室的一位姓武的汉族同志，在睡梦中闻到异常气味猛醒过来，急忙问我出了啥事？我没有回答，他看见我两手空空地呆望着炉中正在燃烧的稿纸，惊愕地问我：怎么，你把稿子烧了？

我原以为烧掉了原稿，就可以逼迫自己义无反顾地写出新的一稿来，然而烧掉了原稿，我还有什么哪？一时间我后悔、惊恐、不知所措，那天夜里一个字也没有写。人把自己逼到这种地步，也就确实没有再退的余地了。我渐渐地从痛苦中解脱出来，重新提起笔来。这一回，我已决意去拼，要在重写作品中把我几年来苦苦自学得来的本事全用上！很快我把原来那篇四万二千字的中篇小说，压缩成为一万四千字的短篇小说，把长达四天四夜的情节跨度，改成为从黄昏到黎明——短短一夜时间。在重写中，我的笔好像特别听使唤，越写越顺，一些生动情节前挤后拥地自己往外跳，漂亮的文词也像泉水一样向外喷涌，我终于把那篇小说重写完了，取题为：《科尔沁草原的人们》。

我有一种预感：这次可能成功。这是心中的秘密，我跟

所有初学写作者一样，不敢随便把这种感觉溢于言表。有一天，我以一种漫不经心的语调，对跟我在一起工作的安柯钦夫说：“哎，我写了这么一个玩意儿，你给我看看，它算不算小说？”第二天，安柯钦夫看完后对我说：“大概算是小说。”他的语调带有某些保留，但“大概”算是小说，对我已是莫大鼓励了。当天我就把小说投寄到北京《人民文学》编辑部。大约过了十几天，收到编辑部一封信，我没拆阅就感到这是不祥之兆，肯定是退稿信。拆开一看，一张便笺上写有一行比电报还简短的字句：“大作已阅，拟留用。”阿弥陀佛，不是退稿信。但是那个“拟”字，让我傻了半天，赶忙翻开字典查阅，“拟”者，打算也。打算，带有不肯定性，叫我放心不下；不过后头那两个字：“留用”倒是含有肯定意味。唉，听天由命吧。这大约是1951年11月初的事情。

那个年代，很多刊物都是提前出版。十二月下旬的一天，我收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寄给我的一本刊物，打开一看，是墨香浓浓的《人民文学》1952年1月号。顿时，我的心脏猛跳，双手发抖，莫不是我的小说发表出来了？我急忙从刊物的最后一页往前翻阅开来，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像我这样一个初学写作者的作品如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肯定是排在尽后头。一本刊物快翻完了，还没有看到自己的作品，心凉了半截。然而，就在这时，忽然看见我那篇题为《科尔沁草原的人们》的小说，竟以特号字体作标题，在头条位置上发表出来了！……几十多年后的今天，写到这里，回忆起当年那一幕情景，我依然怦然心跳！

《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人

民日报》、《人民文学》、《新观察》以及诸多省市报刊都发表评论或全篇转载，给予很高的评价。1952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生活简评》称赞《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是一篇“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先进力量，用新的伦理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的优秀作品。对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作者的处女作，《人民日报》予以这样高度的评价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在成功的喜悦中，迎接了1952年新春。

新年过后不久，有关领导告诉我，北京来人了，让我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写电影，我没有想过，贸然去干，行吗？好在从北京来的那位导演，我认识他，当他约见我时，我很高兴地就去了。导演跟我谈得很投机，只有一点叫我纳罕，他根本不提写电影的事，倒是问了许多有关我的生活经历、文化水平、创作情况等，他问什么，我答什么，我好似在接受上级组织部门考核。临近谈话结束时，导演从文件袋里取出一本新出版的《人民文学》，翻到我那篇小说时说：

“这篇小说写得很好，影响很大呀！”

我赶忙谦虚地表示：“我初学写作，请……”

他没有让我把话说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微笑着问我：“这篇小说是你写的吗？”

这话问得让我噎得慌，我只点了点头。

“你这篇小说投到编辑部之后，他们修改多不多？”

我一时想不起编辑部作过哪些修改，支吾了半天，没有作答。

“你留有原稿吗？”